

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

STORIES



捣蛋鬼故事

STORY SELECT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捣蛋鬼”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3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858-4

I. 捣…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75 号

责任编辑:吴复新

封面设计:王志伟

“捣蛋鬼”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7,000

2003 年 3 月印刷

印数:92,301—107,300 册

ISBN 7-5321-1858-4/1·1509 定价: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364064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编辑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 ◆2000年、2002年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
-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油子

李油嘴	(2)
王二探隐私	(10)
强渡鸡公湖	(12)
千里姻缘	(19)
空中飞人	(21)

懦夫

爱的奉献	(27)
正名	(35)
走向公安局	(42)

莽人

亲密的冤家	(48)
出气的锁孔	(51)
马大傻绑票	(55)
夜市遇险	(61)
段德刚娶妻	(65)
一场恶梦	(69)
深山里的玉兰	(78)

贪者

张蛭缠索赔	(87)
幕后高参	(91)
暗租	(97)
捉放盗	(102)
救命表	(105)
水银秤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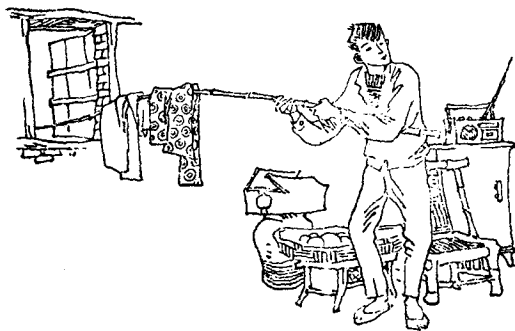
偷儿

老汉与小偷	(113)
死去活来	(117)
小偷救“小偷”	(121)
老手教徒	(125)
奇怪的纸条	(132)
失足恨	(135)
五十九元	(140)
怪徒	
武侠迷奇遇	(143)
复仇之前	(146)
惊心的宴会	(152)
武侠迷	(162)
第三个条件	(167)
“神鹰”巧遇“鬼见愁”	(172)
编后记	(185)

油 子

让我发出光辉,可是不要让我
像光一样的轻浮。





李油嘴

大别山下的水库旁有个名叫李小伟的青年,今年二十五岁,是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的光棍儿。小伙子论长相,虽算不上百分之百,却也有个八九不离十。但此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总是油腔滑调的,所以人们便叫他“李油嘴”。

话说这天,李油嘴吃过早饭,骑上“野马”牌自行车,准备去县城买结婚用品,他一边走,一边哼着乡村老掉牙的情歌:

一想情妹一杯茶,
情妹想我我想她,
情妹想我手艺巧,
我想情妹来持家……

唱着唱着,就来到水库的边沿了,突然听到一阵哭声。

李油嘴心里一惊,连忙脚下一使劲,直向水库坝上驰去。上了

坝,只见一个姑娘身子摇摇晃晃向库边走去。李油嘴暗叫一声“不好”,马上拉开喉咙呼喊:“女同胞,你站住!”姑娘听有人叫喊,步子更加快了。这下李油嘴急了,大声说道:“同志,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可以向政府反映,怎么能轻生呢?”那姑娘似乎有所触动,一下站住了。

李油嘴见姑娘没有跳下水去,就咧嘴一笑,说:“我说你这花大姐怎么舍得死呢,是哪个欺负了你,还是情场失意?嘿嘿,你要想跳水,这水库哪深哪浅,我可了如指掌。要想死就往那绿悠悠的地方跳。”那姑娘一听,立即一个纵身,“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人命关天,岂能当儿戏?可这李油嘴还是黄鹤楼上看翻船,身子斜靠在自行车上,嘴里还“嘿嘿”笑着,过了一会儿,大概看到姑娘快不行了,这才脱掉外衣,“扑通”跳下水库。他一边向姑娘游去,一边说:“瞧你这姑娘,怎么要真死呢?”说着就伸手抓住姑娘的衣服,又“嘿嘿”两声,说,“你想死,我可舍不得罗。瞧你美样儿,不知要想死几多少年郎。”说着用手把姑娘托上岸来。

眼下虽说是春天,可山区的库水,却仍然冰冰冷的。浑身湿透的姑娘站在岸上,经风一吹,顿时像筛糠一般,冷得嘴唇都乌紫了。李油嘴看在眼里,又开了腔:“你看看,让你别跳你偏跳,这多难看,落汤鸡!亏你穿得多,要是夏天,只穿那么一件衫儿褂儿的,那对奶儿直凸凸地现出来那才丑呢。”姑娘被他说得脸通红,心里骂了一句:流氓。李油嘴像是听到了似的,忙说:“我说女同胞,你别骂。我这个人只是嘴有点那个,可心还不错呢。好,我屋就在这附近,先到我家里去换换衣裳吧!”姑娘没奈何,只好跟着他走。

姑娘随李油嘴到他家门口,只见门上一把铁锁高挂,不觉心里一阵慌乱。姑娘想:这个不知名姓,油嘴滑舌的小伙子,把我从水库里救起来,莫非是狐狸拜鸡公的年?李油嘴见姑娘神情不安,就一边开锁,一边说:“女同胞,请你放宽心,我的作风可正派啦!虽然没人给我写篇报告文学,也没人让我上过电视,但上帝可以作证,我是一个心地纯洁的大处男。”姑娘听他这么说,还是紧张得要命,她暗

暗骂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来，又要落入陷阱了。于是她趁李油嘴不备时，转身来了个三十六计——跑为妙。

李油嘴见姑娘跑了，就一边追，一边说：“嘿，你这女同胞还挺聪明呢！竟然知道长跑也能暖和身子，好，你跑，我喊操：“一——二——三——”姑娘长到二十岁，还没见到过这么种人，这下真想笑，可又笑不起来，只是拚命地跑着，但还是被李油嘴赶上了，他说：“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贞烈女英么？可我却说你是狐狸精变的，满腹狐疑。”

姑娘终于被李油嘴拉到家里，他忙在火炉里烧起一堆火，叫姑娘烤烤衣裳和身子。自己又忙着上灶烧水，不一会，水热了，他叫姑娘到房里去洗个澡。姑娘却一动不动，她想：假如我洗澡，他冲进房里怎么办？李油嘴见姑娘坐着不动，就说：“哎，我说女同胞，只要心正，哪怕和尚尼姑一头虱，洗个澡怕什么？”姑娘想，我这样湿淋淋的，烤到啥时呀！说不定他真是嘴刁人正的呢。这么想着，就到房里洗澡去了。

姑娘进了房，把门紧紧闩上，就是那个该死的窗子没有闩，但窗子小，人是进不来的，她放心了，就开始脱衣裳。谁知正要脱内衣，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走向房门边，顿时一颗心跳到喉咙口，这怎么办？一定是这个流氓！姑娘赶紧将背靠在门旁，死死顶着。眼睛在房里搜寻着，突然她见靠床边放着一把杀鱼用的铁叉，就迅速拿在手里，暗暗说道：你闯进来吧，我要你不死也得插个洞！这时候，脚步停了，门外响起了说话声：“我说女同胞，你衣裳脱了么？我一心只顾你，倒忘了我自己还穿着水淋淋的衣裳。烦你把我的衣裳扔给我，啊，衣裳就在那只老式木箱里。”姑娘这才想起李油嘴确实还穿着水淋淋的衣裳，狂跳的心一下平静下来，随之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姑娘找了衣裳丢给李油嘴后，就开始洗澡了。不一会，她突然听到有人来到窗边的响声，暗叫一声：不好。哎哟！一定是这个流氓想到窗子没有闩，在外边偷看。此时，姑娘正一丝不挂，怎么好起身呢？俗话说，急中生智，她看到床底下放着一箩筐石灰，忙抓了满

满一大把，她想，只要你推开窗子，伸头偷看我，我就洒石灰粉，要你的眼睛成熊瞎子，八辈子找不到媳妇！姑娘想得得意，“咚”的一声响，窗门推开了，姑娘紧张得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子。这时李油嘴说话了：“我说女同胞，你把身子用东西遮一下，要不我可要大饱眼福罗。”姑娘一听这难听的话，正要洒石灰粉时，一根竹竿从窗口里伸了进来。竹竿上还挑着几件花衣裳。又听李油嘴说：“女同胞，这是我一口气跑好远，为你借的衣裳。嘿，不知你怪我不，人家问我借大姑娘的衣裳做啥，我说我媳妇来了。嘿嘿，要不这么说，那你就得女扮男装啦。”姑娘没吱声，接过衣裳，继续洗澡。

见姑娘洗好澡，换了一身干衣走出来。李油嘴见了笑笑说：“这下相信我了吧，假如你爱写小说什么的，以后就给我吹吹怎么样？”停了停，他又用戏台表白的腔调说道，“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你这小姐，姓什名谁，家住何方，有什么天大的冤屈，且给我慢慢道来，倘能帮助，下里巴人定当效犬马之劳。”

姑娘见问，不觉伤痕刺痛，长叹一声，两行热泪。谁知李油嘴见了，却唱开了：“想起奴的苦呀，两眼泪汪汪……”这一下，弄得姑娘啼笑皆非，更难启口。

李油嘴见姑娘不开口，就左一句，右一句，说得姑娘终于倒出了内心的苦衷。

原来这姑娘家住邻县，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下，进城开了一片水饺餐馆。由于她长得漂亮，大家都叫她“水饺西施”。一年前，情窦初开的水饺西施，和一个大学生相遇了。那个大学生叫汪跃进，被水饺西施的容貌迷住了，马上四方打听，托熟人当“红娘”，架“鹊桥”，开始水饺西施的父母认为高攀不上，怎么也不同意，可汪跃进不死心，天天上门求亲，山盟海誓表态，终于打动了水饺西施的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

汪跃进喜得“嘞嘞嘞”，差点跳起迪斯科。从此，书来信往，情意绵绵，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后来，汪跃进又用甜言蜜语骗去了水饺西施的贞操，她怀孕了。

谁知水饺西施一怀孕，汪跃进却冷淡了。前天，水饺西施听说跃进回家了，就把馆里的事交给妹妹，跑去看望。谁知跃进板起脸，骂水饺西施是婊子，叫她滚。水饺西施气极了，想去告状，又不好开口。这杯苦酒只有自己闷着喝。因此，她觉得没脸回家了，当走到这座水库时，就想跳水自尽。

李油嘴听了后，长叹道：“自愧呀！”水饺西施不解地问：“你愧什么？”李油嘴说：“我愧我一不是包老爷，二不是八府巡按。这个陈世美我无能为力了。但话又说回来，一个姑娘以身相许，应要三思而行啊！”水饺西施说：“所以我再没脸面见人了。”李油嘴说：“也不能老这么想，你今年才二十岁，一朵花才开，遇到一点挫折，就想死，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你父母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这一死，他们连尸首都见不到，心里快活吗？有道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有人识君。”

这番正正经经，推心置腹的话语，听得水饺西施心里暖洋洋，但她又有一件事难办？就是肚子里的“货”无法消除。李油嘴是个灵精人，知道水饺西施的苦处，说道：“你可以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嘛。”水饺西施为难地说：“到医院若是男医生，他盘问我，就……”李油嘴不假思索地说：“这样吧，我送你到医院去。”“你？”“你什么？是不相信我，还是舍不得那条小生命？这也难怪，儿是娘身上的肉，说不定他还像你一样美呢！”水饺西施的脸红得像个火球，双手捂着眼睛：“你坏！你坏！”“我才不坏呢！现在就送你到医院去，医生要是问，我李某自有办法回答。再说，我也要到县城里买结婚用品，正好一举两得。”

水饺西施已到这等地步，现在有人送她去医院，自然乐意，但她又想一进医院得花钱，可眼下她身上是一贫如洗。李油嘴得知后，长叹道：“唉！真该我倒八辈子的霉，还要花去几张大团结，真不合算。”他嘴里这么说，可立即骑上自行车，带了水饺西施向县城驰去。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县医院。李油嘴找来一位医生，这医生是他的老同学，当他向同学说明来意后，那同学一连三问道：“你

说什么？她是谁？是跟谁有的？”李油嘴笑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我媳妇，当然是跟我有的。”这一说，那位同学更糊涂了：“你不是没有结婚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不是有人在学西方的性解放吗？”“不管你怎么说，这样做都是错误的。”“好了，我的老同学，别假正经罗！我看你也不是个吃素的和尚，俗话说，皇帝也要找人借兵马，说不定你也有找我李某人的时候。”那同学无言以对，只好叫李油嘴签了名，付了钱，然后把这事告诉了自己新婚不久的爱人，叫她帮助检查，并做手术。李油嘴喜得不得了，乐哈哈地说：“谢谢老兄和女士的帮助，愚弟感恩不尽，祝你们夫妻白头到老，很快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这一说，同学的那位马上面红耳赤。

日子过得很快，李油嘴帮水饺西施打胎之后，转眼三月十八日到了。这一天是李油嘴的结婚喜庆之日，他好不高兴，一下就请来了好几桌客人。可是当他按当地风俗，下午去迎接新娘子时，新娘不见了。李油嘴和丈人家里的人一直找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新娘子的踪影。李油嘴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声：“我只好到归元寺报名去罗。”边说边往家中走去。当他走到水库边，猛地想起家里那么多客人怎么交待？正当他苦苦思索时，一个姑娘迎面匆匆走来，他抬头一看，这姑娘正是他救过的水饺西施。李油嘴问道：“你怎么来了？”水饺西施莞尔一笑：“恩人大喜之日，我能不来吗？”

李油嘴望了望水饺西施，忽然脸上有了笑容，开口说道：“我说女同胞，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事想求你帮个忙，不知你答不答应？”水饺西施说：“你说嘛。”“不，你得先答应。”“你不说我怎么答应呀。”“我这件事你得先答应，才能说。”水饺西施眨眨眼，嫣然一笑说：“我答应。”“真的？”“不假。”说着二人互相伸出小拇指勾了一勾。李油嘴说：“我今天想借你一下？”“你说什么？”“我想借你一下。”天哪，这是什么话，世界上有借钱，借东西的，哪有一个男子借个大姑娘的道理？水饺西施顿时面红耳赤，嗔道：“你又要油嘴了！”李油嘴一连说了几个“不”字，而后竹筒倒豆子，把原因统统倒了出来，并解释道：“我只想你今天陪我拜拜堂，让我不在客人的面前丢人现眼就行。”

水饺西施像个木头观音一样，闭紧了朱唇一动不动。这也难怪，像这件事水饺西施能答应吗？李油嘴见水饺西施不出声，就长叹一声道：“看来我只有做阎王的女婿了！”水饺西施听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不想活，这么大的水库放在面前你去跳呀！今天我也来给你当当参谋。要是怕淹不死，就找根绳子，身上绑块大石块，我来推。”李油嘴一听，拔脚就要往水库里跳。水饺西施见他真要跳，赶忙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角。李油嘴回过头来，笑道：“我说嘛，你怎么舍得让我死呢？还是跟我去拜堂吧！”说着又做了一个怪腔说，“不要害羞，这就像民间传说中说的，一个小伙子救了狐狸的命，后来小伙子遇难了，狐狸就帮他渡过难关，还变成人做他的老婆。我只要你像舞台上演戏一样就行了。假娘子，请！”说着，他不管水饺西施应不应，就推着她往前走。他一边推，一边走，一边还唱起了传统戏《刘海砍樵》里的歌儿。

快到李油嘴家，一群年轻客人早就等急了，一见他俩来了，马上点起了鞭炮。而后不容分说，嘻嘻哈哈，拥着他俩拜了堂，还把一个苹果系在一根绳子上，吊在堂屋的中间，要他们同时咬一边，还要他们当众表演一个甜蜜的吻。这下不乱套了吗？新娘含羞，新郎也不敢。小伙子们可不管这些，他们动嘴又动手，你推我拽，非要他们完成这个节目不可。李油嘴急得大声喊道：“使不得，使不得。你们这么多人，瞪着几十双眼睛看，你们不羞，我还羞呢！你们如果非要我来这个，就得乖乖听我的。”有人问：“我们听你的什么？”李油嘴说：“你们都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谁偷看，谁就是王八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闹新房一直闹到深夜，客人们才陆续离开。这时小屋里只留下他们两人。李油嘴对水饺西施深深鞠了一躬，说：“真感谢你。让你为难了。”水饺西施说：“这有什么？是我对不起你，你为了救我，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姑娘。”李油嘴说：“这你不用担心，我相信我那位亲爱的是会想通的。”接着又说，“好了，现在不谈这些，你今晚睡在这龙凤床上，我再去搭个铺。”说罢，就站起身准备走出去。

李油嘴一抬头,发现窗外好像有个人。是谁?难道是“听房”的?他走到窗外一看,不觉一惊,原来这人竟是失踪的新娘子。不等李油嘴回过神来,新娘子就一下扑到他的怀里,说:“我……我对不起你。”李油嘴一边给新娘子抹眼泪,一边说:“别哭,俗话说千年修成共枕眠,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的。”这么一说,倒把新娘子说笑了。

新娘子怎么深夜跑来呢?原来,她是深深爱着李油嘴的,只因为李油嘴帮助水饺西施做人工流产这个消息,像是高山打锣,上村下村,人人皆知。俗话说:“人言可畏”,这事经过千人万口,添枝加叶,越传越玄乎,越传越害怕,把她轰得神魂颠倒,一时毫无办法,就不辞而别,想让李油嘴痛苦一下。其实她并没走多远,后来听到人们说李油嘴拜堂成亲了,就奇怪了。心想:我已和他领了结婚证,他跟谁拜堂呀?所以怀着一颗复杂而又忐忑的心情,趁人们走后,偷偷来到了李油嘴窗下,听了他们的对话后,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水饺西施听到外边的说话声,赶忙走了出来,笑盈盈地说:“现在好了,你们终于重归于好了。”接着又向他俩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是我让你们的婚礼过得不愉快,特向你们赔礼!并衷心向你们祝福!”新娘子说:“这事不怪你,都是我不好,赔礼的应该是我。”于是也向水饺西施鞠了一躬。

水饺西施高兴地说:“还是快到屋里去吧,尝尝我的手艺,我为你们做水饺!”

李油嘴更是兴奋,大声呼道:“OK! 理解万岁!”继而又举起双手,像是范进中举似的:“嘻嘻,我有两个夫人啦!”

(王松平)



王二探隐私

乡政府有个叫王二的，他人不坏，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寻开心。

这一天，王二和乡工作队一大帮子人下乡收粮，刚到马庄，忽然队员赵五腰间的BP机“滴滴——滴，滴滴——滴”响了起来。赵五撩起BP机，左右前后望望，就跑到村部对面一家小杂食店打公用电话回电。

王二见了，像猫闻到腥，觉得又有秘密可探，便偷偷地观察起赵五来。他见赵五握着话把有说有笑足足谈了十几分钟，心里一乐，对大伙说：“赵五这家伙，脚跟还没站稳就来传呼，而且放着村部免费电话不打，却要掏钱打公用电话，你们看，又是调情又是骂俏的，八成是哪个相好婆打来的。你们不是听说他最近与哪一家按摩店小姐打得火热吗？等一下让我刺探刺探，弄一两件风流事出来，给大伙调剂调剂，解解闷。”

等赵五打完电话，王二一蹬脚溜出去，拎起话筒，就按重拨键。

“嘀—嘀”一声应答音响后，那一头果然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喂，哪一位？”

王二欣喜若狂，暗骂一句：这家伙艳福不浅呀！便捏着鼻子，装成赵五，嗲声嗲气地说：“哎，我是赵五，刚才还忘了一件事，明晚我有空，咱们老地方见啊！准七点，别忘了，不见不散。”

王二得意地捏着话筒，只等对方受骗上当，倾吐真情。

谁知，对方听出了破绽，忿忿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呀？！”

王二见硬骗不行，舌头一伸，冲着村部门口望着他大伙儿做了个鬼脸，又嬉皮笑脸地说：“嘿嘿，我是赵五的朋友，刚才给你开个玩笑，请别见怪。赵五他临时有人找，话还没讲完，要我告诉你，晚上这儿有办贴面舞会，叫你在家等着，他马上派车接你，晚上好跟你贴贴面。”

王二正想看别人的好戏，忽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母老虎式的吼叫：“王二，你今天是中了邪，还是吃错了药！”随即“啪”的一声电话挂了。

王二听这声音，挺耳熟的，愣怔片刻，猛地醒悟：这不是自家老婆的声音吗？他提起计费器，再按一个重拨键，果然计费器上显示的是自家的电话号码，惊得“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这下不得了。“朋友妻不可欺……”第一个窜进王二脑袋，他气得脸色发黑，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冲过去要把赵五撕成碎片。可他刚回头，又觉得不对：只见赵五和大伙儿正在村部门口笑得前俯后仰，支不起腰哩。原来赵五早已防他一手，在回完电话后，特地拨了一个王二家的电话号码。

王二知道上了当，就像马戏场上一只被人戏弄的猴子，急得捶胸顿足，团团直转，真不知回家该跟老婆怎样交待呢。

(谢元清)